

吉林人



书库

胡昭文集

散文随笔选

胡昭文集

散文随笔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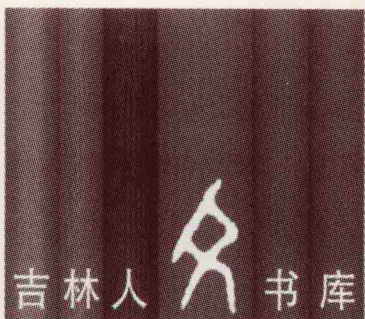
著 者	胡 昭	封面设计	尹怀远
责任编辑	郭美英 李英姿 景奉明	责任校对	景奉明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方圆印业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5.25 插页 1
字 数	59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739-3/I·200
定 价	54.00 元(两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主 编 石宗源 邓 凯
副主编 杨海泉 蓝 军

《吉林人文书库》编辑工作室

编 辑 负 责 人 张未民
本书责任编辑 李英姿 景奉明 郭美英
装 帧 设 计 尹怀远



胡明

作者简介

胡昭 1933年4月生于吉林省舒兰县，满族正白旗人。解放前夕参军，后在县委宣传部、省报副刊工作。解放初期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1953年秋天毕业回吉林省文联，专业创作及任《长春》月刊副主编。1957年反右斗争被错划，下基层劳动与工作；1979年改正后重任专业作家、《作家》杂志主编、省作协副主席。1993年离休。现为吉林省作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195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光荣的星云》，后又出版《小白桦树》、《草原夜景》等。1979年重操创作之笔，出版诗集《山的恋歌》、《从早霞到晚霞》、《人生之旅》、《瀑布与虹》、《生命行旅》；长诗《杨靖宇》等；散文诗集《冰雪小札》、《沉思的面影》；散文集《珍珠集》、《绿的记忆》等。其中《山的恋歌》获全国首届新诗（诗集）奖、《瀑布与虹》获首届中国满族文学奖一等奖。

吉林人文书库总序

石宗源

《诗经·大雅·韩奕》中说：“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据我所知，这恐怕是人们对祖国辽阔、广袤的北方有所感知的较早的一次明确记载，说的是周王朝将一位韩侯封授为“北国”的诸侯之长——伯。其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祖国地分南北的认知，文献上可谓汗牛充栋，虽大都不出“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论，但由此可见历代中国人对于祖国的人文地理有着极精到的判断。

我来吉林后，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人文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并因此而有幸阅读、欣赏到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常常为之感动，受之鼓舞。

吉林地处祖国北方，其文化浸润着长白山的精神气韵和松辽平原的泥土芳菲，饱含着大森林、大江河、大平原、大草原的滋养，自是顺理成章。吉林的文化艺术有诸多优秀的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除得益于这里的山灵水秀，更源自这里人民的情真智慧，并因众多文化艺术家的开掘创造而得以显露，焕发出熠熠的光彩。这些光彩之处除了体现出祖国文化传统的普遍特征外，其最为独特之处，则在于它的东北文化的地域风格，为祖国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丰富生动的一笔。

论说中国文化，常有北雄南秀之说，这似乎已是千百年来的

文评定论。东北文化的雄奇、粗犷和豪放特征，确在东北文化的优秀作品中显现得非常充分，但以我观察，就全面而言，东北的雄奇自有其优美所附丽，东北的粗犷自有其细腻所支撑，东北的豪放自有其婉转所沟通，雄而不失其秀，雄中含秀，才是东北文化的精义所在。这一点尤为吉林文化的优秀成果所印证。除此而外，论当今的东北文化，还不能离开它的开放性、现代性等特征。东北因地域的畅通而使文化易于传播，易于接纳外来影响，文化内容和形式常常采取综合、交融、灵活等开放形态，如我省文艺形式中的二人转、延边歌舞、吉剧便是。东北文化又因其开放性而易于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洗礼，电影、电视等媒体文化发达，在国内自成其现代性格局，这一点也是吉林文化的大优势。而东北文化因其人民的乐观精神而有充沛的豁达宽容气质，思维别开生面，学术触类旁通，幽默智慧溢于言表，融入文化创造便渐成大俗大雅的气象，这在吉林人文学术和文艺作品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总之，我觉得要繁荣发展我省的文化事业，就不仅要糅合世界文化来风，跟上祖国文化的时代步伐，更要大力发挥地域文化优势，孜孜然致力于此，我省地方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中才有价值和地位。

《吉林人文书库》收编新中国建国以来吉林省文化艺术名家的著作文集、书画摄影作品集等，选精荟萃，艺文芳馨，汇集时代前进之音符，展示地方名家之风采，凸现吉林人文之底蕴，对总结过去，繁荣发展 21 世纪我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意义既深且远。文库由中共吉林省宣传部、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主持编辑，陆续出版，假以时日，乃成吉林省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的一大盛事，则初衷可慰。是为序。

2000 年 6 月 25 日

（作序者石宗源同志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长，后调京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目 录

·长白山色·

长白山色·····	(1)
长白山色·····	(1)
激流与勇士·····	(2)
白丁香·····	(3)
参泉·····	(3)
城墙上的红花·····	(4)
致小白桦树·····	(6)
鸟语·····	(7)
人与虎·····	(8)
河的记忆·····	(11)
山风·山雨·山火·····	(12)
山风·····	(12)
山雨·····	(13)
山火·····	(13)
树·····	(15)

滤·····	(16)
蜜蜂的路·····	(17)
岳桦·····	(18)
高山雨燕·····	(19)
学飞·····	(20)
翅膀·····	(21)
冰层里·····	(22)
开江·····	(23)
丈量·····	(23)
琴弦·····	(24)
湖·船·帆·····	(25)
防波堤·····	(26)
海与风暴·····	(27)
触手的再生·····	(28)
海市蜃楼·····	(29)
贝·····	(30)
螺·····	(31)
聂耳墓前·····	(32)
晨歌	
——听才旦卓玛·····	(33)
金孔雀	
——记刀美兰·····	(34)
你的歌声	
——记关牧村·····	(35)
阿里郎阿妈妮	
——悼念一位朝鲜族民间歌手·····	(36)
燃烧的心	
——文森特·凡高·····	(37)

威廉·布莱克	(38)
历史与诗	
——给尤里斯·伊文思	(39)
蜂房	(40)
苦读	(41)
对话	(42)
圆盘锯和太阳	(43)
 ·绿的记忆·	
绿的记忆	(44)
正午虫鸣	(44)
岩石与海浪	(45)
岸边思索	(46)
绿的记忆	(46)
花鼠轱辘	(47)
有一棵白桦	(50)
江城雾散	(51)
马樱花	(56)
鹿的联想	(59)
邕江忆	(64)
白杨联想	(68)
思念无尽	(68)
眼睛	(69)
仇恨的眼睛	(70)
琥珀	(71)
合浦珍珠	(73)
毛头趣事	(79)
看骆驼	(79)

鸡能吃虎吗?	(82)
我家出个“赵本山”	(83)
蝓蝓	(85)
鲁迅故乡杂记	(86)
鲁迅和长妈妈	(86)
勇气	(88)
赖以成长的大地	(90)
人佛联想	(91)
大雁塔	(91)
无字碑	(92)
手心里的眼珠	(93)
乐山大佛	(94)
男人的世界	(95)
铁合金	(95)
对峙	(96)
夜耕者	(98)
一块玉	(99)
镜子与舞蹈家	
——参观舞蹈课有感	(100)
·师友音容·	
春天的母亲	(104)
两位校长老师	
——我的中学时代	(106)
鲁迅的战友和弟子们	(109)
他在灿烂的阳光中逝去	
——悼念我的老师李又然	(112)
歌犹在耳 鼓声未歇	

——悼诗人田间	(123)
活着的丁玲	(129)
痛失宗师	
——对艾青先生的点滴忆念	(134)
闻一多最后的足迹	(136)
鲁迅与契诃夫	
——作家和医生，谁更能救治国人？	(142)
他有太多的歌要唱	(145)
诗兄·师长	(147)
跟公木师相处的日子	(151)
一面之缘	
——追念骆宾基先生	(154)
诗星光迹	
——穆木天学术研讨会侧记	(158)
逝去的云影波光	(163)
珍珠	(171)
文字之交	
——签名售书有感	(176)
书市二记	(177)
岁月有情	(180)
贺卡带来的信息	(183)
东北文学呼唤史家	(186)
作家的自律精神	(188)
·乡野晚晴·	
琿春月夜	(191)
遥望你，望江楼	(197)
灵渠悠悠	(199)

猛洞河上·····	(201)
从文归处	
——湘西行 ·····	(203)
卡拉奇月夜·····	(206)
叙利亚访古·····	(208)
六十忆十六·····	(213)
我的第一本书·····	(215)
面乎老头·····	(216)
老照片·····	(218)
新的书房·····	(220)
开信箱·····	(223)
深秋红叶·····	(225)
坐爱枫林晚·····	(226)
爬格子者有几条命	
——病床运笔 ·····	(228)
病房窗口·····	(231)
白发青年	
——记满族诗人路地 ·····	(237)
你怎么可以·····	
——校友会随想 ·····	(239)
陈佩斯与公木·····	(241)
一把苋菜·····	(242)
吃“扫帚” ·····	(244)
荠菜水饺·····	(246)
柳叶摊饼·····	(247)
“九层塔”东来 ·····	(249)
蕨的咏叹·····	(250)
自觉地慢半拍·····	(253)

永远的绿豆粥·····	(255)
祝福不惑·····	(256)
七十朵兰花·····	(258)
爱花老太·····	(260)
驻足书亭·····	(261)
后 记·····	(263)

长白山色

长白山色

长白山色

在广袤的长白山区行走，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朋友指给我长白山主峰——

长白山主峰不是高耸的尖顶，而是蜿蜒的、绵长的，如一条银龙，在茫茫雪野之上它几乎难于分辨，只有一抹阳光在那上头泛出片片金辉。

长白山如此冷静如此平和么？自然不是历来如此，它年轻时是暴烈的，甚而是强悍的，它一次次发威，喷吐烈焰，烧毁千亩森林和草原……如今平息几千年了，可并不是永远平息，它下一次发怒会是什么时候——还要几千年后，或就在今夕、明晨？

雪峰沉思，笑而不答？

看山下，针叶林、阔叶林郁郁葱葱，灌木和藤蔓蓬勃盘绕，

林间匆匆鹿影、枝头阵阵鸟鸣……

长白山似乎平静而幸福，它的笑容透着欣慰，是饱经忧患的旷世老人的快慰与温馨——

在树海波涛之上的长白山顶峰，你看出它的美了吧？这才叫鹤发童颜，这才叫老来天真！

激流与勇士

我沿奔腾的松花江上溯，一步步上溯，一天天上溯，松花江变成了乱石间湍急的细流。细流湍急，夺路而下，跳荡喘息，再扩展为宽阔的大江，我刚从那里来。

再上溯，细流倒挂成一条条，吊水楼子、梯子河……当地山民给你取了些什么形象生动的名字，你长白瀑布啊！

长白瀑布奔泻腾跃，声震山谷，你挟带着多少力量多少声威！年年月月，鸣奏着不息的音乐，你可感到过寂寞和孤零？

岁月无尽，孤寂无垠……

劈山开路的人来了，搬石垒坝的人来了，竖塔架线的人来了，——一座座水电站在山隘处建起。急流被纳入钢铁的循环，人心智慧的循环，化为力、化为热，向四面八方输送……

多少年多少代，我们的一辈辈祖宗——长白山先民们，在传说与史诗中祈求和颂扬勇士，那手执雷电的勇士，把温暖与力量给予人间的勇士……这样的勇士已经诞生，已经矗立在长白山瀑布急流之前。

呵，勇士，力大无穷的勇士，紧紧握住急流，揉搓着急流，梳理着急流。在你的手中，狂野的风雨雷电驯服地下山，化作人间的温暖与光明！